

没有不可能！
Nothing is impossible!

八个平凡的女人，一场史无前例、独一无二的南极之旅

CALL
OF
THE WHITE

Taking The World
To
The Southpole

八个女人闯南极

【英】费利西蒂·艾斯顿 (FILICITY ASTON) / 著

刘颖译

CALL
OF
THE WHITE

Taking The World
To
The Southpole

八个女人闯南极

【英】费利西蒂·艾斯通 FICITY ASTON 著

刘 颖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八个女人闯南极 / (英) 费利西蒂·艾斯顿著; 刘颖译. — 2版.
— 北京: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2016.10
书名原文: The call of the white
ISBN 978-7-5158-1780-4
I. ①八… II. ①费…②刘… III. ①女性—成功心理—通俗读物 IV. ①B848.4-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 232230 号

CALL OF THE WHITE © 2011 by FELICITY ASTON

Each copy of the Works shall carry the following legend, to appear on the same page as the copyright: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Summersdale Publishers Ltd.,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Summersdale Publishers Ltd. 授权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独家出版发行。未经出版者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复制或节录本书中的任何部分。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3-2441号

八个女人闯南极

CALL OF THE WHITE

作 者: 【英】费利西蒂·艾斯顿

译 者: 刘 颖

出 品 人: 徐 潜

责任编辑: 胡小英 邵桃炜

封面设计: 周 源

责任审读: 李 征

责任印制: 迈致红

出版发行: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年1月第2版

印 次: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字 数: 195千字

印 张: 9.25

插 页: 8面

书 号: ISBN 978-7-5158-1780-4

定 价: 45.00元

服务热线: 010-58301130

销售热线: 010-58302813

地址邮编: 北京市西城区西环广场A座
19-20层, 100044

<http://www.chgslcbs.cn>

E-mail: cicapl202@sina.com(营销中心)

E-mail: gslzbs@sina.com(总编室)

工商联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务部联系。

联系电话: 010-58302915

序 言

横扫落水

我猛地睁开眼睛，看到头顶上的帐篷已被狂风吹得倾斜。由脆弱的面料支撑的庇护所就像一叶失去帆的轻舟在飓风中无助地扭动。整个帐篷似乎时刻准备在暴风雨中爆炸，风从各个方向愤怒地撕扯着帐篷，仿佛无法容忍这小小避难所的存在，誓要将其毁灭。我躺在剧烈摇摆的帐篷内无法入眠。风的呼啸声充满了我的大脑，我只能想到这些，没有其他。

突然，事情发生了变化。帐篷的一边听起来特别嘈杂，仿佛有什么东西变得松散了，我不由自主地拉紧睡袋，紧张地凝视周围，仿佛看到远处帐篷的一角向里鼓起。支撑帐篷的一条牵拉绳突然断开，虽然并无大碍，虚惊一场，但我担心其他的绑绳能否支撑得住帐篷。

在南极，一个帐篷不仅是一个避难所，更是一条生命线。没有

序 言
横扫落水

帐篷的保护，一个人不可能在户外生存下来。我从睡袋中钻出来，希望能找到用来固定帐篷的现成材料。胳膊伸进羽绒夹克的袖子，脚伸进鞋里，当皮肤触到冰冷的衬衣的那一刹那我不自觉地颤抖起来。我旁边蜷缩着的同伴们都深深地把自己埋进睡袋里。我能感觉到在这暴风雨的洗礼中大家都醒着，没人能睡着。但是没人愿意动一动，只有我钻出了帐篷。

我强迫自己蹒跚地挪到帐篷外边，在大风中站稳脚步。终于在风中固定好支架，狂风似乎停滞在这里，让我感觉到无比的压抑。我环视着皎洁明亮的南极夜晚，被这刺眼的白雪晃得睁不开眼睛。我被一缕耀眼之光所吸引，那是无瑕的冰雪反射的阳光。南极在夏季是没有黑夜的，反而艳阳高照，太阳绝不会低于地平线。虽然阳光明媚，人却仍然感到相当冷。我用手挡着自己像火烧般刺痛的脸，以保护暴露在外的皮肤。

我们决定把帐篷和另一个探险队搭在一起，几百米以外就是他们坚固的帐篷群和用于后勤保障的集装箱。这个探险队将要穿过南极，延伸至南美。眼前一个个小帐篷排成长长的队列，好似用自身在丈量大地的长度。我扫视着这支长长的“队伍”，远远望去，这些帐篷似乎变成了云。

我们是提前一天从智利出发，乘坐一架没有窗户的大型货机，经过六个小时的飞行之后到达这个营地的。我打算待在营地先适应几天，然后通过一个小型滑雪机飞到南极海岸，在那里开始我们远征南极的计划。

不断翻卷回旋的云好似白色的沙尘暴一般汹涌着，风贪婪地吸吃着越来越多的冰雪，透过帐篷，海啸般地朝我翻涌过来。

汹涌的风夹带着冰砸向我的后背，后背顿时肿了几个大包。就在“冰啸”临近我的最后一秒，我迅速转过身趴在地上。肆虐的飓风平息后，我站起来，看到远处另一轮夹杂着冰的飓风正以几十米的速度上升着，冰在飓风的作用下发出了好似低空盘旋的军事喷气机般的轰鸣。我的身体对噪声做出了本能反应，所有的肌肉都绷得紧紧的，每一个感官都充满警觉，这使我感到万分痛苦。短短几分钟之内，风暴就又降临到我的身旁，我再一次蹲在雪地中，迷失在猛烈的暴风和喷射着冰块的旋涡之中，仅仅几秒钟，我就感到呼吸困难，仿佛置身于水底。

我们的两顶轻型帐篷已经被南极的暴风轻而易举地掀翻了。我发现牵拉绳和锚栓也被深深地埋在雪中，在狂风的冲击下，靴子周围的雪沫坚硬如冰。刚刚修复好的帐篷就像被激怒的狂风，嘶吼着，更加戏剧性的是，它的怒吼似乎不是来自外面，而是从帐篷之内发出的。在风暴的间歇，我把积雪铲到帐篷的一边，不一会儿就堆起了高高的雪堆，尽管如此，我们的帐篷依然受到风雪的威胁。帐篷的震动使覆盖在上面的积雪掉落下来，当我拼命地把雪铲到一块空地时，另一块雪又掉了下来，使我应接不暇。我召唤帐篷里的队友前来帮忙。一个体态丰满的队友刚刚站在门口，另一阵风暴就像冲击波一般横扫而来，我来不及解释，一把抓住她的肩膀，在风中打了个旋，逆风蹲在雪地上，随后，雪块愤怒地向我们席卷而来。

阵风过后，我走进帐内，向其他队员发出警告，我们已经看到

风暴即将包围我们的帐篷，帐篷很快就会从两边向中间塌陷，所有材料将会像降落伞一样落下来。我们抓着帐杆仓促地爬出帐外，试图在暴风雪中寻找吹落的支撑物，但是已经太晚了，一阵风将帐篷撕开一个锯齿状的伤口，眼前满是断裂的帐杆和散落的扳手，我们一直小心维护的避难所就这样被撕得粉碎。

我们很快分拣出破碎的帐杆，以防任何进一步的损失，但即便我们如此挣扎，依然可以看到帐篷破坏的程度，没有人敢想象后果的严重性。我们不能没有帐篷，因此必须修理好损坏的地方。然而修复材料是有限的，我怀疑我们能否拼凑齐所有破损的面料和断杆。即使我们可以在大本营找到足够的胶和零件，还需要足够可靠而且精力充沛的修理工才能恢复我们赖以依靠的帐篷。毫无疑问，在探险之初，设备的损坏很可能会让我们置身危险之中。我觉得自己的内脏在收紧，面无血色，我意识到，在我们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替换帐篷之前，探险是不可能开始的。甚至可以说，在开始之前，探险就已经结束了。

CONTENTS 目录

第 1 章

招兵买马

/ 001 /

第 2 章

什么是滑雪

/ 023 /

第 3 章

宠物长臂猿

/ 047 /

第 4 章

筹经费，办签证，难于上青天

/ 065 /

第 5 章

背包和雪地靴

/ 083 /

第6章
第九名队员
/ 107 /

第7章
试 炼
/ 131 /

第8章
大风暴
/ 153 /

第9章
路易·威登“方便包”
/ 181 /

第10章
互相指责
/ 207 /

第11章
雪脊之地
/ 231 /

第12章
最后的征途
/ 257 /

尾 声
雪波的涟漪
/ 281 /

招兵买马

我站在伦敦市中心交通岛中部的人行横道上，人们从我身边穿行而过。在这下着小雨的清晨，我穿上漂亮的西装赶往办公室。没有人知道，就在前一天，我还在挪威中部，挤在潮湿的军用帐篷的冰冷角落里。简直不能相信，之前两周我的世界完全就是漫天飞雪，却还在教别人如何忍受刺骨的寒冷。

我沿着格洛斯特路走进了位于温斯顿·丘吉尔纪念碑旁的大厦，我坐在四个非常严肃的人面前，告诉他们我的想法：我想带领一支八名女性组成的队伍穿越整个英联邦，到南极去。

在这个团队里没有经验丰富的探险者，也没有老练的极地探险专家，有的只是平凡的女性，她们希望向世界展示自己的能力和勇气。在英国，信托中心每年都会将大量捐款赠给那些愿意为世界生态研究而去考察的志愿者们。但我的探险计划却不太符合他们的要求，因

为，我们的南极洲探险并非主要的资助项目。然而，我还是提出希望他们负担我到八个联邦成员国面试的费用，以便物色到合适的探险队员，组成探险队。在找到主要的赞助商之前，我需要一笔能在初期助我一臂之力的投资。

谈判进展得并不顺利，通常我都是信心满满的，但这次我感到很紧张，毕竟我要让这么多陌生的审议员都支持我这个疯狂的想法，确实太难了。其中有一个小组成员对我说，他是英联邦问题事务方面的专家，然后就陷入了沉默。他认为我并没有充分的理由说服审议小组支持我。审议小组的主席们也这么认为，他们的问题让我难以回答。他们很担心我的探险计划将无法给赞助商或其他赞助组织带来他们希望得到的成果。我的计划中必须要涉及一些能够给赞助商带去实际利益的探险项目。我尽力打消他们的疑虑，这在初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要使一切变成可能。

20分钟后，我坐在附近的咖啡店里，努力平复我的沮丧。虽然在过去几年中，我参加过很多申请赠款的面试答辩，但这次，出于本能，我已经能预料到结果了。我打电话给我的母亲，却没有从她那里得到我想要的同情。“你总是做这样的事情，”她在电话中叹了口气，“再过几周，问题就会解决的。”我放下电话，心情备感失落，这都是因为在过去的日子里，我总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处理问题，但是我没有想到，别人才是真正的掌控者。

那天晚上我飞回挪威，重新做回教练员。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沉浸于练习拉雪橇、钻研如何使用帐篷、运用破冰钻。不幸的是，开放的旷野成了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幽闭恐怖的地方。鹅毛般

的大雪向我袭来，我不得不时刻戴着护目镜，穿上连帽的夹克，整个人看上去就像被一个大茧包裹着。在那段日子里，我努力提高自己的滑雪技巧，仔细考虑着我的计划。我不断地告诉自己，来自赞助方的拒绝很可能是我的远征计划遇到的第一个障碍，我必须战胜它。如果这次远征真的是我的理想，那它就是值得追求的，我必须要有足够强大的内心，敢于接受所有的挫折。即使没有得到资金资助，我也要奋勇向前。

探险是我脑海中孕育很久的一个想法，源自我的滑雪之旅。当我置身于雪白世界，很多的奇思妙想总是将我围绕，有的甚至会在我的脑海中存在数周或是数月，虽然最后它们大都消失殆尽了，但有些好的想法却一直不肯离开。

成立英联邦女性南极探险队，并不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想法，而像早已经形成似的。我们做好所有计划，让它慢慢成长，逐渐呈现出它的与众不同。早在五年前我开始旅行时，就幻想着总有一天要实现远征的目标。如今展望世界，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即使是在21世纪，大多数女性也无法选择自己想过的生活。不管是出于经济、政治、文化或宗教方面的何种原因，许多女性仍然被认为是社会阶层中较低一级的成员。这种认知让我感到悲伤和沮丧。渐渐地，我开始有了一种不可动摇的责任感。我是一个幸运的女性，可以选择我想过的生活。难道我不应该做些事来帮助世界各地的其他女性吗？成立一支全部由女性组成的团队到南极去滑雪，似乎是一种奇特的反抗社会待遇不平等的方式。它不仅是一趟单纯的旅行，更是一种团结的力量的象征，在这个过程中大家能克服艰难

险阻，达成一个共同的目标。我突然想到，这个全由女性组成的团队所要完成的旅程其实充斥着男性的英雄气概，这将具有多么振奋人心的意义啊！她们将克服重重障碍，去挑战南极那令人难以忍受的低温。

我的首要问题是确定这个计划包括哪些国家的女性，并且一定要找到共同的主题，把彼此联系在一起。我思考着所有可能的组合：联合国，似乎太模糊；北约，过于军事化和政治化；欧盟，缺乏创新的精神。那么，英国呢？我读着50个英联邦成员国的列表，这是一个有趣的名单，更有利的一点是，2009年正值英联邦成立60周年，这是推动英联邦探险事业非常有利的时机。

这只是一个暂时的理由：我不得不相信联邦。60年以来，大英帝国一直在某种程度上保持着和新兴的独立国家之间的联系。对一些人来说，虽然他们生存在21世纪，但有些过去尴尬的殖民统治经历一直提醒着人们，我需要撇开无休止的辩论，不去理会什么联邦应该有的政治影响，事情就会变得清晰、简单。

我还要关注其他的国家，但要尽量避免正在经历激烈的政治斗争和社会动荡的国家。显而易见，我应该选择相对富裕的地区，如发达的加拿大、南非和澳大利亚，以及非洲和加勒比地区的英联邦国家。

牙买加似乎是唯一一个可以为探险队提供支持的加勒比海国家，那里的侨民非常热情，在牙买加可以看到挂着各国国旗的探险队，尽管探险运动在牙买加并不是很普及，但是那儿却有一个滑雪联盟、一支狗拉雪橇队，他们的雪橇队曾参加过一些国际竞赛和奥

林匹克竞赛，所有的这些都给了我希望。他们都可能为我们的探险提供支持。

在非洲，我要找到一个相对自由的地方。加纳以其相对自由的社会氛围、稳定的经济和强劲的民主政治体制在西非脱颖而出。此外，它是第一个加入英联邦的非洲国家，这一特殊性使其似乎更有优势，加纳将代表非洲列入选项。

同样，印度是一个对登山运动抱有狂热态度的国家，它参与南极洲的探险由来已久，早在1983年就已经在欧洲大陆建立了研究工作站。

南极洲的一个社团促使我选择了新西兰。新西兰人认为南极洲就是他们自己的“后院”，而且很多人认为，无论参与探险的队伍由谁组成，第一个滑着雪橇到南极的女人都将是新西兰的女人。再来看亚洲，文莱作为世界上仅有的三个君主专制国家中的一个（其他两个是斯威士兰和汤加），坚决反对加入英联邦，它也是探险队里唯一一个伊斯兰国家的代表。

作为文莱的近邻，新加坡是一个小而富有的多文化交融的国家，代表了共和国令人难以置信的差异多样性。

最后，我的注意力回到欧洲。欧洲有两个共和国从曾经的大英帝国分离出来，它们就是马耳他和塞浦路斯。如果从国家的大小、文化和复杂的政治历史来看，我选择塞浦路斯。现在我们的队伍已经成了彻底的混合体，涉及的国家包括文莱、塞浦路斯、加纳、印度、牙买加、新西兰、新加坡和英国。

我从挪威回到家后，并未对门垫上印有温斯顿·丘吉尔纪念

馆标志的薄薄的信封感到惊奇。我很淡定，因为信封里不过是不到一页纸的商业信件。过往的经历教会了我，薄薄的信件代表公式化的回复，因为积极的回复会与带有信心的传单和文件一同到来的。把信封放在一边，我控制着自己的沮丧情绪。我想这就是最后的结果，甚至认为这已经被证实了。我必须找到另外的途径实施我的项目，但是我已经身心俱疲，并且认为没有办法摆脱现在的挫败。我麻木地呆坐在桌旁，打开信封，读着信的第一行，并花了整个下午的时间来接受这个事实。

我非常欣喜地告知你，你被授予2008年温斯顿·丘吉尔旅行奖学金，并向你表示最诚挚的祝贺。

我必须再读一遍信以确认自己已经理解了，事实上我读了三遍才完全理解。我扔下信，像傻瓜一样围着屋子跳跃，嘲笑自己在刚过去的好几个小时都沉浸在不能自拔的痛苦中。刚刚那样的痛苦就到此为止，伴着大笑和跳跃来的是另一个想法，是一种从心底产生的恐慌——现在，我必须把这个天大的想法变成现实了！没有退路了！

我已经赢得了四位审议团成员的信任，同样，压力也随之而来。我的脑子里充满了已经做完的工作，并且开始列出详细的工作清单，以保证工作可以长久而有序地进行下去。当工作项目的架构逐渐变得清晰时，我感到有些不自信。我总担心还会有什么影响工作：接下来我要花十周时间参加一个北极的探险活动，这个探险活

动的意义超过了利用互联网和闲暇时间去做计划。于是我暂时搁置了我的任务列表，不过我清楚，5月份我还会再一次拿起它。

如果我可以随着时间的流转回到18岁，我就会明白自己想要过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经常这样认为，我在学校认真学习，而且对此得心应手，我从未对某一科目有真正的偏好。我讨厌决定选修的学科，因为选修让我觉得我的选择范围被人为缩小了。强迫自己选择某一科目是很糟糕的体验，我记得我曾坐在教室里从后往前翻开一本按字母顺序排列的课程手册。都快把整本手册翻完了，我才看到了天体物理学这门课（它是字母A开头）——它是研究星体、理解宇宙的一般规则、了解除我们自身以外的生命存在的学科，是我能想象到的、唯一能在今后的三年吸引我的注意力的学科。

后来，我去了位于首都中心的伦敦大学。成为这所大学的学生是一件让人感到欣喜的事情，但随着岁月的流逝，选择何种职业生涯让我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回到教室，我思索着一切可能。我喜欢天文学，当我临近毕业时，这种喜欢变得越来越强烈，但是我所了解的知识已经到达了极限。我参加各式各样的讲座，深入了解宇宙学和量子力学，这使我的大脑感到崩溃，是该退出的时候了，我需要寻找一个新的兴趣点。多年来，我对英国的南极考察队一直有一些模糊的认识。我一直认为，到南极洲去需要丰富的科学知识。恰逢此时，我得知有一位这一领域的博士需要找一位毕业生担当助理，我异常兴奋，因为我知道自己已经找到了一直寻找的人生新方向。

毕业后我花了两年半的时间，在南极半岛上的罗瑟拉站与英国

南极调查局一起工作，中间没有间断或休息。罗瑟拉站本身占地面积不到一平方公里，却是英国最大的南极基地，这个站点包含几十间各种形状和大小的建筑物。在1985年夏天，这里还是一个人口流动性很大的基站，直到这年冬天，才成为一个有着20名永久机组成员的固定站点。我负责臭氧和基础气候的监测，这比其他科学更吸引我。虽然和外界切断联系对于我来说很难过，但我依然没有失去对周围景观的敬畏。南极，这是一个神圣的地方。我庆幸我拥有这样的机会来到南极，不仅仅是简单的访问游览，而是真切地住在这里，真正近距离地了解这片土地，虽然它和一切富有魅力的事物一样，美丽与危险并存。

在南极洲，从理论知识到实际操作，我学会了一整套全新的技能。在心怀敬畏的同时，也学会了怎样应对寒冷。我还学会了给飞机补充燃料，通过无线电与外界联系，以及让被水泡过的发动机重新启动。最重要的是，我看懂了人性，理解了领导力和团队的意义。我目睹了一个团队的形成以及解散，看到人身攻击如何在整个事件中蔓延并最终导致大家的离开。在那个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些，但现在，我认为这些经历可以让自己更有经验来组织和领导团队。

从南极洲返回以后，我一度没有明确的方向，但能够确定的是，这次我心中的问题依然不会在办公室中找到答案。从一个项目到另一个项目，我渴望抓住眼前的一切机会。我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找到了一份工作，组织大批16~19岁的年轻人去探险，并说服两个同事跟我一起参加穿越北极圈的比赛。我们成为有史以来第一支